

古希臘戀歌

李金髮譯



上海開明書店印行

序

這本詩是從法國貝爾魯易 (Pierre Louÿs) 之碧麗蒂的歌 (Les Chansons de Bilitis) 重譯的。這本名著，世界各國只有零碎地譯過幾首；(如德人 R. Dehmel 譯過二十六首，捷克人 A. Backovsky 譯過八首，瑞典人 G. Uddgren 譯過四首等，) 直至一八九四年，魯易始將全部譯成法文，但由卷末的目錄看來，其中有十一首仍未曾譯出，是否因為太過猥褻抑有他種原因，原譯者未道及，故不得而知。

魯易是法國近代大作家之一，可惜於去年逝世了！他是追慕古希臘生活的諧調及肉體美，同時讚頌諸神的，偉大的，其描寫性的自然舒展，實給現代虛飾的社會常頭一棒。他除譯這書得名外，尚有傑作：‘Sphrodite’，及‘本旦與婦人’，‘血的 Srchipel’，‘室

[1]

02512



北師大圖 B2406921

梭爾王的奇遇’‘短篇小說’等。

我譯這書的意思，正如原譯者寫在卷首的一樣：“這個有古愛情的小本子，願恭敬地獻給未來社會的少女們，”尤望讀者因之得於齷齪的現世生活中，掩卷追想古代的生活底安愉，心頭發生人生美化的醇。

碧麗蒂約生於我們紀年前六世紀 Pamphylie 的東部，Melas 河畔的小鄉村裏，這個地方是陰騭而淒清的，有廣杳的長林爲 Taurus 山脈統治着，崖端的瀑布，直瀉向大湖，此外山谷是沈寂的，她的父親是希臘人，母親是芬宜息人，(Phenicie) 從她的歌中看來，似乎她未見過父親因爲歌中無一處有道及她的父親印象，或即未生之前，父親已不在，不然何以她有了僅有她母親所能給她的芬宜息式的名字。在那不毛的地方，她和母親姊妹活着，日間看管牛羊，及紡織，但後來受了一男子的誘惑，爲了人的母親，她雖連篇累牘的歌唱，但我知道他倆人的關係，實在不多，往此以後，她停止歌唱這個男人，永遠離開鄉土 Pamphylie 了。

她到了 Mytilène，據考古家 Heim 證實起來，她

那時只有十六歲，那面的生活，是很華麗，男子更以徵逐酒肉爲事，碧麗蒂在此認識女詩人 Sappho (詩中作 Psappho,) 她作詩的本領，恐就是從這裏學來的。此時她得到一年紀不相上下的女友 Mnasidika, 兩人愛慕非常纏綿，計有三十首詩是描寫兩人的關係的，相交共有十年，不幸一旦因碧麗蒂之不是，而決裂了。此時她覺 Mytilène 沒有什麼給她當戀了，遂去。而之 Chypre, 她開始其第三次的新生活：做妓女，(Courtisane) 那時的妓女是常出於大家閨秀，不是現在爲人唾棄者可比，她爲妓女是無疑義的，不過那時生活的真相，很少紀載，只知她是很虔敬 Aphrodite, 因爲她允許重返她的年少之故。她在 Pampholie 的詩，不見得是當時寫的，因爲那時不外一簡單妓女，斷不以堅深的韻去作詩，大概是她紅顏老去時，追想幼年的印象而作的。此後的生活如何，無從考察，即她死於何時，亦不得而知了。

她的墳墓由 Heim 發現了，在 Paleo Limisso 古道旁邊，近 Amathonie 遺跡處。遺跡消散已經三十左右，所有的石塊，既用以鋪裝 Port Said 的碼頭了，此墳則因其時習慣之故，深埋地底，并得免盜賊去偷竊

珠飾，雖距今既二千五六百年之久，彩飾及斂物一一在目，除她生平所愛而令憑吊不已的銀鏡及偶像外，尚有棺上的詩幾首，今附譯於卷末。

二六年七月金髮記於上海

目次

在彭飛利 (Pasnphylie) 的牧歌

樹	1	故事	22
牧歌	2	既嫁的女友	23
慈母的話	3	祕密	24
赤足	4	藍眼的月亮	27
老人與仙女	7	歌兒	28
歌兒	8	Lykas	29
行者	9	供獻給天使	50
醒	10	和氣的朋友	31
雨	11	向 Perséphone 祈禱	32
花	12	骰戲	33
不能耐	13	紡錘	34
比較	14	笛	35
山林的醒覺	17	頭髮	36
Phitta Meliai	18	杯	37
象徵的指環	19	夜間的玫瑰	38
月下的舞蹈	20	懊悔	39
小孩們	21	中止的假寐	40

給洗衣的婦人	43	歌兒	50
歌兒	44	盟誓	51
Bilitis	47	夜	52
小屋	48	搖蕩者	53
失了的信	49	河神們的墓	54

在美帝戀納 (Mytiléne) 的悲歌

船	55	偶像	72
Psappa	56	溫愛	73
Glottis 與 Kyse 的舞	59	遊戲	74
忠告	60	陰影下	75
不定	61	睡者	76
逢見	62	接吻	77
泥塑的小像	63	過度的鍾愛	78
想望	64	銷魂的擁抱	81
新婦	65	心	82
既往的餘留	66	夜間的話言	83
變化	67	別離	84
無名的墓	68	愛情	85
Mnasidika 的三個美 點	69	澄清	86
山仙的洞	70	Mnasidika 的抱搖	87
Mnasidika 的乳房	71	海邊款步	88
		晚間火旁	89

祈禱	90	引誘	100
眼兒	91	魅力	103
粉飾	92	給 Gyrrino	104
Mnasidika 的靜寂	95	最後的嘗試	105
一齣	96	傷心的印象	106
等候	97	給蠟人	107
孤寂	98	哀歌	108
書札	99		

在失符 (Chypre) 島的小詩

給 Astarté 神的頌歌	109	無所可否	123
夜的頌歌	110	清水池	124
蕩婦 (Menades)	111	性慾	127
Kypris 的海	112	旅舍	128
Astarté 的尼姑	113	僕從	131
神祕	114	洗浴	132
埃及的妓女	115	給我的乳房	133
我唱我的生活與 肉體	116	Mydzouris	134
香料	119	Bilitis 的勝利	137
談話	120	長林之神	138
撕破的玫瑰	121	繫鈴的舞女	139
珠寶	122	女樂人	140
		暖帶	141

給幸福的丈夫.....142	抑鬱.....160
給迷惑者.....143	小 Phanion.....161
密切.....144	指導.....162
定聘.....145	販婦商.....163
Pasifhae 舞式.....146	陌生人.....164
女技衛家.....147	Mnassdika 的印象.....167
花舞.....148	幼年的母親.....168
劇烈.....151	不相識的人.....169
謠.....152	誘惑.....170
給情夫的忠告.....153	最後的情夫.....171
宴友.....154	白鴿.....172
青年妓女之墓.....157	晨間的雨.....173
小賣花人.....158	眞眞死.....174
爭論.....159	

Bilitis 之墓

墓誌一.....175	最後的墓誌.....177
墓誌二.....176	

插圖目次

卷頭畫	引誘.....101
老人與仙女5	香料.....117
比較15	性慾.....125
藍眼的月亮.....25	僕從.....129
中止的假寐.....41	Bilitis的勝利135
Bilitis45	花舞.....149
Psappa.....57	宴友.....155
銷魂的擁抱.....79	Mnasidika的印象...167
Mnasidika的靜寂 ...93	

在彭飛利 (Pasnphylie) 的牧歌

樹

我把衣裳脫了去緣登樹幹；我裸露的兩腿擁抱着光滑而膩濕的樹皮；我的草履踐踏着樹枝。

在高高處，但仍是躲在熱影及葉蔭下我騎在樹枝的交叉處將兩足在空中搖蕩。

是下過雨罷。雨滴時落在我的皮膚上流着。我的手滿是苔青，我的趾全紅了，因為時把花踐碎了。

當輕風橫生我覺得樹是生動了；我格外把兩腿挾緊，并將我半開之吻中出在細枝的頸髮上。

牧 歌

且唱一牧歌以懇求盛夏的風神彭。(Pan)
我看守我的牲羣,悉列尼思看守他的,在
戰慄的橄欖樹之圓影下。

悉列尼思倒臥在草地上,她時起來疾走,
或去找尋鳴蟬,或採摘花草,或洗臉在清
流之干。

我,從羊的白背上撕下些毛以飾我紡錘
而紡着時間是如此其長,鷹準在天空翔
過。

日影移動了,我們亦把花籃及牛奶壺遷
徙。且唱一牧歌以懇求盛夏的神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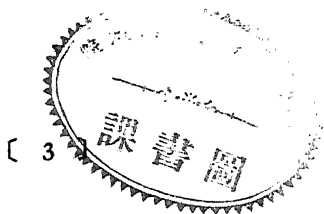
慈母的話

我的母親使我在黑暗處洗浴,而使我在陽光下穿衣,燈前梳髻;但若我於月夜出去,她就將我的帶兒打一雙結

她對我說:“與童貞女遊戲,與小孩子們跳舞;勿向窗外探視,遠避少年的閒話,懷疑寡婦的勸導。

“一個晚間將有人把你從門限取去,而置於大鼓及情簫隊中。

“那時,如你遠去了,碧麗朵 (Bilitô),你將留給我三個隱憂:早晨一,正午一,第三個最難堪的是留給節日。”



赤 足

我有黑髮及長背與小圓帽，我的內衣是白羊毛的。我堅實腳是爲日光曬赤了。

如我住到城裏去，我將有金的首飾，銀的鞋及金黃的內衣。我在她們擁塵的鞋中看我的赤足。

Psophis! 來呀，小可憐的，抱我到流泉那邊去洗我的足并揉些橄欖和紫羅蘭以爲香。

今日你是我的奴隸，你可追隨着我而侍候，到日終時我將摘園裏的赤荳給你的母親。

老人與仙女

一個盲目的老人住在山上因為看了仙女們 (Nymphes) 他的眼以是死了,現在,春天來了,從此,他的幸福不外是遼遠的印象而已。

“是的,他對我說,我看見過 Helopsychria 及 Limnanthis;她們是在岸邊站着在 Physos 之池塘綠處,水是在比她們的膝還高的地方反耀着。

“她們的頸在長髮下斜傍着。她們的指甲如蟬羽般薄,她們的乳房如 Jacinthe 花片般窩。

他們探手在水裏從無形的瓶裏插下長莖的蓮花,在她們分開的大腿之左右水的圓紋漸次擴大了……”

老人與仙女

一個盲目的老人住在山上因為看了仙女們 (Nymphes) 他的眼以是死了,現在,春天來了,從此,他的幸福不外是遼遠的印象而已。

“是的,他對我說,我看見過 Helopsychria 及 Limnanthis;她們是在岸邊站着在 Physos 之池塘綠處,水是在比她們的膝還高的地方反耀着。

“她們的頸在長髮下斜傍着,她們的指甲如蟬羽般薄,她們的乳房如 Jacinthe 花片般窩。

他們探手在水裏從無形的瓶裏插下長莖的蓮花,在她們分開的大腿之左右水的圓紋漸次擴大了……”

歌 兒

“Torti-tortue, 你在中間做什麼? ——我捲些羊皮以爲織——噫呀!噫呀!爲什麼不來舞蹈? ——我有隱憂。我有隱憂。

——Torti-tortue, 你在中間做什麼? ——我正截蘆管以製喪笛——噫呀!噫呀!什麼了! ——我不能說, 我不能說。

——Torti-tortue, 你在中間做什麼? ——我正榨橄欖取油——噫呀! ——噫呀! 是誰死了? ——你何以問? 你何以問?

——Torti-tortue, 你在中間做什麼? ——他跌落海裏去了……噫呀!噫呀! 此何以故?
——從白騎上下墜, 從白馬上下墜。

行 者

我有一個晚上坐在家裏的門邊忽而有少年行過。他看我一眼，我把頭轉過了。他向我說話我從未回答。

他想行近來。我急拿了一把鎌刀靠牆站着，如果他再前行一步則他的喙頰一定穿洞的。

以是他退後些，帶笑作手勢對我說：“收這個親吻罷”我狂叫了我哭了。直至我的母親跑來。

她很擔心的以爲我是被蝸蟲刺了。我哭着說：“他接我了一吻”我的母親亦吻我并抱我在臂裏。

醒

既經是日上三竿了。我應起來。但晨間的
睡意是無限甜美及床裏的溫暖使我勾
留故我還想再眠。

一會兒我將到羊欄裏去，我給她們以花
及草與井裏新取來的水，我將同她們一
齊飲。

然後我把她們繫在柱上，撫她微溫的乳
頭；如小羊們不妒忌的話我將同他們一
齊咄乳。

亞麻爾德耀還沒有給秋思喫喝麼？我去
看看，但是尙未，太陽未與母親未醒。

雨

微雨把萬物都濕透了，無限靜寂而緩漫。
還有些雨罷，我將赤腳出去樹下以免污
損我的鞋。

新春的雨是無限美妙。濕透的滿是花朵
的枝而有一種香氣圍繞着我。并可看見
秀麗的樹皮在日光下發亮。

噫呀！滿地殘紅！憐惜些這等落花罷，莫要
輕忽地掃向泥溝，我們可以留贈這些給
蜂兒呢。

蝸牛伸縮着過水潭間的小道；我不忍踐
踏他們，抑驚擾金色的伸腰而合眼之壁
蛇。

花

芳泉與長林的仙女，愛好的朋友，我來了。
你們不要藏着并出來幫助我，因為有許多花要折，我是忙極了。

我將有所有的森林裏找尋一可憐的伸臂的女神 (hamadryade) 在她如秋葉之色的頭髮裏，我將插一朵最重的玫瑰。

看呀：我來田間採得太多了，如你們不同我束成花球，我是不能回去了。如你們不允諾則小心罷：

你們有橙色的頭髮的，我親見她昨日與人羊神 (Lamprosathis) 淫穢如牲畜一樣，我可告發這等不貞的。

不 能 耐

我哭着投向她的懷裏許久她始覺得我的熱淚疾流在她的肩上，當我未爲隱痛驅使着而說話之前：

“噫！我不過仍是一個小孩子；少年人多不留意我。何時我纔能有你少女的乳頭在衫下膨脹以誘人？

“當我衣襟滑下來從無好奇之眼來看；當我髮上的花兒下墜從無代爲拾起；從無人說：如我的嘴唇給了他人他即時殺我。”

她溫和地答我：“Bilitis，小貞女，你如小貓般向月狂叫，你真無理取鬧。最不耐久待的少女不一定是最早被人選去的。”

比 較

鵲鴿, Kypris 的雀兒啊,你同我們第一的願望歌唱!少年的新穎之軀蓋滿着花之大地一樣,我們一切夢中的夜都前來了,我們以是談笑。

有時我們比較各自不同的美麗,我們的髮兒長了,我們年輕的乳兒尙小,我們的發育如初生毛羽的鵲鴿。

日昨我與美蘭朶吵了些嘴,因為她有一月來生長尖了的胸膀,并指摘我挺直的衣襟,她呼我爲‘小孩子。’

沒有一人可以看見,我們悉把衣裳除去,如她於某一點戰勝我射,我總設法征服他。鵲鴿 Kypris 的雀兒啊,你同我們第一的願望歌唱!

山林的醒覺

我獨自一人洗浴在林間的河裏。我一定驚擾了河神了，我遠遠的推想她們是在深水之下

我呼喚過她們。因想酷肖她們，我在後頸插些如黑髮般的蝴蝶花，及一束黃的丁香。

此外有一長而搖蕩的草，我以之作了一條腰帶，若我欲看這帶時須把乳兒捏下頭兒微俯呵。

我呼嚕着：“河神呵，河神呵！其慈和些，與我遊戲。”但是河神是透明的，或者我無意之中撫慰了她們輕盈的臂膀。

Phitta Meliai

一俟日光虛弱之後我們一同去河干遊
戲,我們將出力去抵抗一小鱷魚及濕了
的 jaicnthe 花。

我們可以如花球般圓跳,如花帶般長跑。
我們手牽着手及衣裳的後幅。

Phitta Meliai! 其給我們一些密糖。 Phitta
河神! 容我們與你一齊洗浴。 Phitta Meliai!
其給些溫和之影與我們汗熱之身軀。

好心的女神啊,我們的供戲你的不是無
聊的酒,是油與灣角之山羊的乳。

象徵的指環

從薩爾德 (Sardes) 回來的旅人，談說着里邱地方的婦人之頸珠及其所帶的寶石，從髮頂直至塗色的腳跟。

我那裏的女人們是無手鐲抑額飾的，但在她們的指上帶着一隻銀的指環并在寶石上刻着天使的三角形。

當她們把尖角向外時意思是：待聘的，Psyché 如尖角向內意思是：既有所屬的。

男人是信相這些但女人是不信的。至於我是不管尖角如何的，因為 Psychè 是容易解脫的 Psychè 是任何時候待聘的。

月下的舞蹈

在夜間的軟草上，紫髮的少女——齊在跳舞，其中的一個作了情夫的問答。

女童貞女們說：“我們不是給你的”以後似乎她們害羞了遂掩藏她們的下部。一個石像在樹下奏着簫。

別的又說：“你們來捉我們。”她們緊捏住自己的如男人的長服，并無意識地去抵抗，同時混雜着她們的舞足。

然後，各自說贏了，一手把她的朋友兩耳捉住如提酒杯，頭兒微俯并飽飲甜吻。

小 孩 們

溪澗幾乎乾了，萎枯的水草衰死在泥污裏，空氣是欲焚的遠處的岸窩處，清水一灣在石上汨汨。

就是那裏孩子們從早嬉戲到晚。他們并洗浴在比脚腰一樣高的水中，因為溪水是不深的。

但他們在疾流中行走，時而匍匐在巖石上，孩子們時濺水給嬉笑着的女孩們。

當一羣獸商走他們引白牛就飲。孩子悉袖手看這等奇偉的牲畜。

故 事

所有的孩子們都鍾愛我；他們一看見我就急急地跑向前來，并抓住我的衣裳，及以他們的手抱住我的腳。

如他們採了些花兒，都盡數給我，如他們捕了一個甲蟲，亦放在我的手中；如他們一無所有時，他們就撫慰我并使我對他們坐下。

然後他們吻我的頰，安放他們的頭在我乳邊；他們以眼睛懇求我。我知道這是什麼意思了。

意思是說：“親愛的 Bilitis，因為我們是不頑皮，請再講那英雄 Persus，或小 Helle 死的故事罷。”

既嫁的女友

我們的母親同時懷孕,今晚她是結婚了。
梅麗莎我最親愛的女友:那玫瑰是尙在
道中,那火炬尙未燃盡。

我與母親在同一的道上回來,我以是夢
想着。她今天的喜慶,我終有一天亦會得
到的。我是長大的女子了嗎?

那些隊伍,笙管,婚歌,夫婦之花車及一切
儀節終有一個晚上會環繞我,在橄欖之
枝中間的。

梅麗莎就在這個時候,我都可以在一個
男人之前解去裝服,去領略夜間的愛情。
容後以我飽滿之乳哺孩子們……

祕 密

翌日我到她那裏去，我們一見便臉紅，她領我到她的房裏去，以免他人煩擾。

我有許多話要向她說，但見了她後遂忘記了。且我不敢去擁抱她，我只看住她高高腰帶。

我很駭異她面部絲毫沒有變遷，似乎她還是一向的朋友，但過了一日她告訴我許多事物使我驚惶。

忽而我坐在她的膝上，我兩手抱着她，我懇切而擔心的與她耳語。以是她以頰靠我而告訴我一切了。

藍眼的月亮

夜間,女人的頭髮及柳枝混雜了。我沿水邊散步。忽而聽到歌聲:我遂知道有些年青的女人在那邊。

我對她們說:“你唱什麼?”她們說:“歌那些來人”因為其一是等着父親。其一等着兄弟;但等未婚夫的纔是最不耐的。

她們織些花圈及花編,割些棕櫚及採取此水中的蓮花。她們互抱着頸,輪流着歌唱。

我淒清地一個人循河徐步,但環視一週知道藍眼的月亮在大樹後送我前行。

歌 兒

“長林的影啊，且告訴我，何處是我的情婦？——她到平原裏去了——平原，我的情婦到何方去了？——她沿着河兒徐步。

——看見過她的美麗之河啊，且告訴我她是在這左近麼？——她從道上離開了我。——道路啊你還看見她麼？——她從大路上離了我。

——啊，白的大路啊，城裏的大路啊，告訴我你帶他到何處去了？——在入薩爾德的金路上——啊，光明的路，你親近過他的赤足麼？——她到國王的宮裏去了。

啊王宮，人間的光輝，將她給回我罷！——不，她有頸球在乳邊，有羽毛在髮際，一百個串珠直垂到腳際，還有兩個手臂圍在腰間。

Lykas

來呀，我們到田間的杜松樹下去，我們食蜂巢的蜜糖，我們以蘭枝作些陷阱給蚱蜢。

來呀，我們去探望在多羅橋邊，看管着她父親之牲心的 Lykas，她一定給我們以鮮奶的。

我既聽到了她的笛兒。她是長於此道的。現在是狗，羊羣，及他自己了，靠樹站着。他不是如 Adonis 一樣美麗麼！

呵 Lykas！給我們一些乳。這是我們無花果樹的無花果。我們願與你留在此地。多齡的山羊啊，其無因公羊而跳躍。

供獻給天使

我這手編的花條不是獻給 Perga 城人所景仰的 Artemis 神，雖然她是將來我難產時的保護者。

亦不是給 Sidê 城人所景仰的 Athêna 神，不論她是象牙抑金的，或手中持着能誘鳥雀的榴實。

不，這是給我胸中所景仰的 Aphroditê 的，因有唯有她可以滿足我脣邊的需要，如果我把這純美的玫瑰之花條掛在神聖的樹上。

但我不高聲懇求她的俯允。我將行着脚尖及在樹殼的縫裏我信任她我的秘密。

和氣的朋友

風琴終夜鬧着，美髮的 Sélénis 亦曾來同紡，她因恐慌故我們緊抱着裝滿我的小床。

當兩個少女臥在一具是不會入睡的“Bilitis，你所愛的是誰。”她把腿兒潛進我兩腿中間輕輕的撫慰我。

她對着我的口說：“Bilitis 我知道你愛的是誰，且闔眼兒，我就是 Lykas。”我摸着她說：“我不看見你是一女子麼？你的笑話是大不適當了。”

但她又說：“其實，我就是 Lykas，如你闔了眼兒。這是他的臂這是他的手呀……”以是溫柔地在靜寂裏，她使我的夢魂中有了神奇的幻想。

向 Perséphone 祈禱

用祭禮澄清了身心之後我們穿了紫色的長服，我們拿着桂枝的手向地上下俯。

“啊地下的 Perséphone，無論你要什麼名，如果你喜歡這名，且聽我們說。啊‘黑暗之頭髮冷酷無笑之女皇！

“角谷利斯，禿拉四馬哥斯之女，她病了，而且危急。你且慢召她去，你知道她是逃脫無方的，遲些你再帶她去罷。

“但願遲些使她受累，啊不可卽之女統治者！她還因她的處女貞而哭泣，她從我們祈禱中懇求你，我們因為救她故願以三條未翦毛的黑羊供獻。”

骰 戲

我們都愛這個遊戲，那是一種重要的比賽，很多女友都前來參與。

她先引了一籌 Kylopes，我則一籌 Sôlon，但她終得了 Kallibolos，我感到我輸了，我祈禱那天使！

我戲着，我得到一 Epiphénôn，但她有那可怕的 Khios，我復有 Antiteukhos，她則有 Trikias，終於我得到一 Apsoditê 好爭論的情夫。

我看見如此失色，我抱着她的頸耳語道（欲僅她一人聽）：“不要哭罷，小朋友，任他選我們中的一個去罷。”

紡 錘

我的母親終日幽閉我在室裏,和我所不愛的而她們互相私語的姊妹們在一起,我獨坐一隅手不停地紡着。

紡錘,現在只有你我在這裏,我要向你談談。你有白色的假髮,你像一個老婦。且聽我說。

如我可能時我是不會坐在這牆陰下煩悶地紡紗的:我將臥在多羅斯橋上紫蘭花中的。

因爲他不比我有錢,故母親不允我嫁他,可是我老實告訴你:我不得看見婚儀或我們逃遁一空。

笛

Hyacinthies的那日他給我七管之笛是用蘆管造成的，中間貫以木枝，接近我的唇如同蜜糖一般。

他教我吹，我坐在他膝上，我不禁戰慄了。以後他奏了些；如許悠揚幾使我不能聽到。

我們無話可說，雖然我們彼此靠着；但我們的歌聲可以問答，週而復始地我們的口兒聚會在笛上。

遲了，現在青蛙亦與夜色齊來歌唱了。我的母親定不陪我要如許長時間去找失掉的腰帶。

頭 髮

他說：“昨夜，我做了夢。你的頭髮圍繞着我的頸，我把你的頭髮放在腦後和胸際如串珠一樣。

“我把他摩挲；雖知是自己的頭髮；我們永久如此糾纏着，以同一的頭髮與口吻，如同時常有的一根兩幹的桂樹。

“久而久之他同我自己一樣，以是我們的四肢混和了，我變了你而你亦在夢中般投進了我。”

當他說完這事他輕輕放手在我肩上，他溫和地看我一眼，我不由的把眼睫下垂，打了一個寒噤。

杯

Lykas看見我來了,僅穿着極簡單的外褂,因為天氣是酷熱的,他想塑造我外露的乳房。

他找到些黃泥用清水攪好。當他緊把泥兒貼在我的皮膚上,那個冷度幾令我難堪。

我的乳造好了,他做了一個圓而中凹的杯子。他放進日光下去曬并揉了些花汁塗上紫與赭的顏色。

然後我們直去到供獻給 Nymphes 的泉邊,我們把杯子和丁香花同投在疾流中。

夜間的玫瑰

一自夜色來了，世界是我們和上帝的了。
我們從田間到流泉，從深林到曠野，那面
我只是赤足赤着。

小小的星光照我們區區的兩影是儘夠
的。有時我們在矮枝之下發現到牝鹿們
深睡着。

夜是比無論什麼事物還美艷，一個僅我
們知道的地方引誘我們過那長林，及一
有神秘之玫瑰的矮林。

因爲人間事物沒有比夜間玫瑰之香更
神聖的了。何以當我僅一人時，我不覺到
昏醉？

懊 悔

起初我沒有回答他，羞赧滿在我的頰際，還有心的狂跳使我乳兒不快。

俄而我停着步說：“不能。不能。”我把頭兒仰後，他的親吻沒有到我的脣邊，愛情沒有到我緊闔的膝內。

然後他求我寬宥。他吻我的頭髮，我覺得我的氣息欲焚燒，他去了……我僅一人在坐着。

我看看去後的空位，寂寞的長林，壓過的地面。我不覺把拳兒嚙到流血，把呼喊消失在草下。

中止的假寐

獨是自己在那裏入睡了，如同灌木中的
鷓鴣……輕風，水的潺潺及夜的溫和把
我留在那裏。

我入了睡鄉，漫忽地，我忽醒來狂呼，我一
面抵抗，一面流淚，但是已經太遲了。一個
小孩子的手有多大能力？

他不離開我。適得其反，在他懷抱中更比
前溫愛，他抱緊我在他身上，我一時不再
看世界有什麼，大地抑樹木，惟有他眼球
的光耀……

勝利的 Kypris 啊，我把這尚爲玫瑰露濕
透的供獻給你罷，處女的痛苦之痕跡，我
假寐及抵抗力的明證。

給洗衣的婦人

洗衣的婦人，不要說你看見過我！我信任你，不要重說！在我的衫與乳房中間我帶些東西給你。

我是同受驚的小雌雞一樣……我不知我敢告訴你否……我心跳得像要死……我帶給你的是一幅輕紗。

一幅輕紗及我腳上的綳帶。你看呀有些血點。Apollon的意思！雖然是我所不許；但他所愛的男人比我們強幹得多。

其小心洗好；不要省鹽抑省灰粉。我將為你給四個小錢在Aphrodité神的脚下；并一個銀的drachme。

歌 兒

當他重復回來我用兩手把面兒遮住。他說：“不要害怕有誰看見我們的接吻——你以為無人看見麼？有月亮與夜色呢。

“羣星及黎明。月亮直照着湖心，然後告訴給柳下的水。湖水告訴給槳兒。

“槳兒告訴給小艇，小艇告訴給漁人。噫呀，噫呀！你以為完了麼？漁人復會告訴給一婦人的。

“槳人告訴給一婦人：我的父母姊妹，以是全 Hellas 都知道了。”

Bilitis

這個婦人裹着白羊毛,那個婦人穿着金或絲織。還有其他擁着鮮花青葉及葡萄。

我是僅知道裸體生活的。我的情夫,就這樣抱我去罷:無衣服珠寶及革履, Bilitis 是獨自一人在着。

我的黑髮是他原有的黑,我的櫻唇是他原有的紅。自在而圓的捲髮如羽毛般飄蕩在我的四週。

就這樣將我母親在遠情之夜裏生來的我拿去罷,如爲你所喜悅,萬勿忘記直向我說。

小 屋

他放床的小屋是人間最美的地方。他是用樹枝造成的，四壁乾土的牆及一幅茅的髮蓋。

我愛這屋，因為我們在那裏夜以繼日的臥着。當日兒東升時我覺得倦怠。

褥子是在地面上，兩塊羊毛被蓋着我們之身以取暖。他的胸壓我的乳。我的心跳……

他緊抱着我幾壓得我碎了，我真是可憐的少女啊，但是當他投進我的當兒，我就忘却世間的一切。人可以割下我的四肢定不會噪醒我的快樂的。

失了的信

不幸降臨到我！我失了他的信。我會把他放在我的皮與 Strophion 之間，在我的乳兒之溫暖下。大概我跑路時失落了的。

我沿原路回去：如被人拾得時，他們將告訴我的母親。我將在諸位慣擲揄的姊妹之前受鞭撻了。

如被男人拾到了他將歸還我，如他欲與我密談時，我知道怎樣去使他高興。

如被一婦人讀了，啊看守之神 Dzeus，保護我呀！因為他將告訴給所有的人知道，或則她奪我的情夫去。

歌 兒

“夜是如此其深黑她直進我的眼底，
——你將看不清道路，你將迷失在林裏。

——流水的潺潺之音充滿我兩耳——
你將聽不到你情夫的足音，雖相隔僅一
二十步。

——花的香氣如此其烈幾使昏倒。——
如他們攔着你的路你亦將覺不到啊。

——啊他是去此尙如此其遙，在山的那
一角；但是我看見他，聽到他，並且覺得他
摸撫我。”

盟 誓

“當河裏的水重湧上蓋着雪的山巔；當
人們播着大麥小麥的種子在海波中間；

“當湖上的縐紋重生，崖邊的荷花再發，
當日光變成灰黑，當月兒下墜在草地上
時；

“然後那時我將愛別一個女人，我將把
你忘却，啊 Bilitis，我生命中的靈魂，我心
的心。”

他這樣對我說，他這樣對我說！世界上其
他事物與我何干，無味的幸福你在那裏，
誰叫你與我的幸福比譬！

夜

現在是我去尋他了。每到夜間我就輕輕地離開家屋，我沿長途走到他的草地，看他深深睡着。

有時我到了許久不發一言，只睜視着他，就無限快慰，以是我徐徐將唇接近他的，藉以一吻他的氣息。

俄頃我忽投身在他的身上，他在我懷抱下醒了，他因我攪擾着不能起來，他只能停止了一笑并緊抱着我。我們夜間是如此遊戲的。

……第一的晨光來了，啊可惡的光影，你既來了！在何處的黑洞，在何處的地底的草場我們可以永遠相愛？我們忘記你所有的印象……

搖 蕩 者

睡罷：我既向薩爾德要你的玩具，向巴比倫要你的衣裳。睡罷，你是 Eilitis 的女孩，初升的旭日之王。

長林是爲你一人而建的宮殿，亦是我給你的。松杉的軀幹是柱楹，上面的枝條是穹窿。

因要使你醒覺我賣掉海上的日光。白鴿之翼的風聲比你的氣息還要重。

我的女孩，我肉的肉，當你開眼了，你告訴我你所要的是平原，城郭，高山，明月，或天神的白色之隊伍。

河神們的墓

長林的前後全蓋滿了薄霜，我行着去；髮兒在前并滿佈着小霜片了，我的革履是因泥濘而膠滯的雪塊而笨重了。

他對我說：“你找尋什麼？”——我跟人羊神的足跡。他分叉的足踐在雪上，如白大衣上的破洞。他說：“人羊神們是死了。

“人羊神們及山仙亦是如此。自從三十年來他們沒做過如此的嚴冬。你所見的足跡是一個公羊的足跡。但無如何我們且少駐於此。他們的遺是在此。”

他用鑿擊破流泉邊的冰塊，那裏是河神們往昔嬉笑之場所。他拿了一塊高擊向淡白的天際去憑眺。

在美帝戀納 (Mytiléne) 的悲歌

船

美麗的船,你引我到此 Tonie 的海角,我
離開你在光亮的波濤中一腳下平沙上。

你現在將回到當年童貞女曾爲山仙之
友的故鄉去了。切無忘記感謝那不可看
見的忠告者,并請代獻給他們這個我手
折的枝條。

你不過是松木罷,在山上,那廣杳的Nôtros
發着火以搖動你多刺的枝,你的松鼠,你
的鳥雀。

現在 Borus 神引導你,漫漫的推你入港,
良善之海的豚魚追隨着你,呵黑船。

Psappha

我拭着眼…… 既經天亮了,我想,啊!誰在我的旁邊?…… 一婦人?…… 從 Paphia,我忘記了…… 啊仁愛!我何等羞愧啊。

我來到什麼地方,可聽見情愛的是什麼島?如我未全體疲倦,我將信是什麼夢境…… 這是否 Psappha 啊!

她睡了…… 她定是美麗的,雖然她頭髮如勇士般剪着,但這個奇偉的臉,男性的胸,狹窄的腰啊……

我願她在未醒之先快快逃去。吁!我是靠在牆之一角,我要越着牆走纔行。我恐怕觸及她的腰及她再在途中擋住我。

Glottis 與 Kyse 的舞

兩個女孩引我到她們家裏。她們一到那裏就把門兒關上，燃起燈火爲我跳舞。

她們的兩頰沒有胭脂正如她們的小腹一樣棕赤。她們挽着臂同時說話，顯出歡樂的焦點。

她們坐在兩個小檯支着的床上，Glottis 以尖音歌唱并以響亮的手打着拍。

Kyse 狂動地跳舞然後停了，笑得喘氣，并從乳上捉着她的妹，在肩上亂咬，而使他下倒如小羊之欲遊戲。

忠 告

以後 Syllikhmas 回來了，他諗熟地看着我們，她坐在一個木橈上。她抱了 Glóttis 及 Kyse 在兩膝上說：

“前來，孩子。”但我仍遠遠地站着。她又說：“你怕我們麼？行近來：這兩個小兒眷愛你，他們將教你所不知道的事物：婦人的蜜糖。

“男子是兇暴而懶惰，你亦恐知道了。憎惡他呀。他們有平坦的胸，粗糙的皮膚，剪短的髮，多毛的臂。至於婦人是全部美麗的。

“只有婦人知道相愛；其與我們同在一位。Bilitis 啊，留在此罷，如你是一個強硬的靈魂，你將在鏡中看見你的身體之美，如你所鍾情的人一樣。

不 定

Glóttis 與 Kysé 兩人中,我不知娶那一個好,她們毫不相像,彼此都不能安慰我,我恐終於選擇不好。

她們兩人可以各得吾一手一乳,但我的嘴將交給誰?還有我的心及其他一切可分配的東西呢?

三人同住一屋是可恥的,現在已遭 Mytilieñe 人的物議了。昨日在 Arès 時節,一個婦人走過并不與我爲禮。

我終於選擇 Glóttis,但我不能捨棄 Kysé 她獨自一人將變成怎樣?我其任她們這樣另找一個女同伴麼?

逢 見

她於我是寶藏，啊當她在田野的 Myrte 樹之下，從頭到腳裹着黃色而綉有綠綠的外衣。

“我沒有女朋友，她對我說；因為最近的城市，離此亦有四十里。我僅與既寡而多愁的母親獨處。我可隨你去，如你願意。

“我追隨你到屋裏去，你家是在島之那方麼，我同你生活直到你拒絕我。你的手如此其軟，眼如此其藍，

“我們行罷。我除帶頸珠上的裸體Astarté外，什麼都不要。把她放到你那面去，我們將給她一些玫瑰以爲每夜的酬報。”

泥塑的小像

保護 Mnasidika 的小 Astarte 泥像，是 Camiros 技巧的泥匠做的。她只有母指一樣大，是精細的黃泥的。

她頭髮下垂到狹的肩際，眼兒是很深，口兒是很小的。因為她是‘最美的’。

她的右手拉着外服，為的是在下腹之間有無數破洞。因為她是‘最多情的’。

她用左手持着她重而圓的乳房。在她寬闊的中間膨脹着一個豐滿肚皮。因為她是‘萬物之母’。

想 望

她回來，熱烈地，眼睫半闔着，她把脣兒與我的相合，我們的舌頭相接……我真永生沒有遇過這種親吻啊。

她是靠我站着，多情而密許。我用一個膝兒慢慢升進她的溫暖的大腿，她一面擺鬆，如退讓給情夫。

我的手摩挲着她的外服，并以之試探她孱弱之軀，她是射而浪形般捲摺，或因皮膚之戰慄而生硬而蜷曲。

她以昏迷了的眼暗示我登床；但我們在未行婚禮之前是無權相愛的，以是我快快的離開走了。

新 婚

晨間他們做好新婚的餐，在她繼母 Aca-lauthis 屋裏。Mnasidika 穿着白紗，我則穿了男性的外衣。

然後，在二十個婦人中間，她穿着華服。有 Bakkaris 的香及金色的粉，她畏寒而流動的皮膚，真引誘不少好祕密的手呵。

在很多花與葉的房裏，她等着我如同等候親夫一樣。我引她坐到二輪車的我與 Uyinphagogue 中間，她一隻炎熱的小乳在我的手中。

我們唱了些新婚的歌兒及笙管。我抱着 Mnasidika 在肩與膝下，我們走過蓋滿玫瑰的門限。

既往的餘留

我任睡床照原樣錯亂破壞，被布紛亂，以求保存她臥在我旁邊的身軀之形留存着。

直到明天我將不去洗浴，我不穿衣，不梳髮，因我恐怕溫柔之跡消散了。

今晨與晚我將不食，並不施脂粉在唇上，庶她的親吻長久存在。

我任戶牖緊閉以免所有印象隨風消散了。

變 化

往昔我是醉心男性美的，他們往昔話言之印象長使我覺悟。

我記得我曾刻名在楓樹上，我記得我曾留下外裳之一角在有些人走過的道上。

我記得我曾相愛…… 啊 Pannychis，我的孩子，我用那一個手拋棄了你，啊不幸者，我捨了你麼？

現在 Mnasidika 一人是永遠為我所屬有的了。她接受我所拋棄的人之幸福。

無名的墓

Mnasidika 拉着我的手帶我到市外的蕪田中間，那裏有一個石塚。她說：“這是我母親的朋友。”

以是我不寒而慄，無休止地攬着她的手，并靠着她的肩始得讀完那在蛇與樽俎之間的四行詩：

“攬我去的不是死神而是流泉，邊的山仙。我擁着霜多式的旣剪之髮，休息在輕微的土地下。只爲她一人而哭，我不說我的名字。”

我們久立無言，并且沒有奠酒，因爲覺得怎能招不相識之魂進 Hades 之人羣中？

Mnasidika 的三個美點

爲要使 Mnasidika 受上帝的保護，我犧牲了兩個野兔和白鴿給‘愛笑的 Aphrodia’

我犧牲兩個預備決鬪的雄鷄給 Arès，兩個在刀下哀號的狗給悽慘的 Hékata。

我懇求這三個不朽之神，不是無理由的，因爲在她臉上帶有她們三倍的神性：

她的脣是如銅般的紅，頭髮如鐵般的藍，她的眼如銀般的黑。

山仙的洞

你的腳是比銀光的 Thetis 還要秀麗。在你交着的臂下你合攏了那兩個乳肩，你把他們搖曳着如兩個白鴿之身。

在你頭髮之下，你藏匿你帶濕之眼，你口兒戰慄，耳邊的花朶是紅的，但沒有什麼是可以停止我的凝視及親吻的熱呼吸。

因為在你身體的祕秘中，啊你，親愛的 Mnasidika，是你藏匿了仙女之洞，老荷馬所嘗言及的，水神織紫色之線的地方。

那個地方有不歇的涓涓之泉流，北面的門任人們下降，南面的門惟有不朽的人纔進去。

Mnasidika 的乳房

她很小心地一手擺開她的外衣并示我
一微暖而絢美的乳房,如同我們供獻一
對生動的白鴿給天使一樣。

“其愛護他們呀,我多麼愛他們這是一
對寶寶,小孩。當我一人獨住時我就關照
他們。我與他們嬉戲并使之快樂。

“我以牛乳浴之,以花片飾之。我以頭髮
拭他們的小蠅頭,是何等可愛我。戰慄着
而撫摸他們,我使他們安睡在羊毛衣下。

“橫豎我是不生小孩子,也不做嫗母的,
啊我的愛因為他們隔我的喙脣如此其
遠,其代我深吻他們。”

偶 像

我給她一個偶像，一個蠟做而有紅頰
偶像。他的臂是有木樁結着的，他的足
可以轉摺的。

當我們同在一處時他臥在我們中間，
是我們的孩子，晚上她搖他在臂裏未
之先給他飲乳。

她織了三件小外衣，我們在 Aphsodisie
的節日，還給他一些珠寶，花和鳳寶。

她留心他的起居，她不容他一人出去，
其在日光下，因為小的蠟偶像是會消
的。

溫 愛

且輕闔你臂兒在我身上如同腰帶一樣，
啊摸撫，啊摸撫我的皮膚！即清水或午候
的微風都沒有你手的輕軟。

今天且更親暱我一些，小妹妹，現在輪及
你了。你還記得前夜我教授給你的溫愛
嗎，那時你靠近疲乏的我，跪着良久無言。

你的脣兒下降及我的脣兒，你散亂的髮
亦追隨着他們如同接吻隨着摩挲。他們
滑蓋在我的左乳，使我不看見你的眼睛。

將你的手給我罷，啊你的手真溫暖！緊握
我的，勿再離開。手交比口交更好，個中景
況是無可比匹的。

游 戲

我於她是一件玩物，比她的皮氈或偶像還甚。我身體的任何一部她都如孩子般玩着，良久良久無言。

她拆散我的頭髮，隨後盡她的癖性再捲，時把他捲至顎下同厚布一樣，結着，或伸展，或翹着在空中。

她奇異地着我的睫毛，及我肘的繻紋。有時她使我跪下，兩手按在床布上。

然後（這是她的遊戲之一）她攢她的小頭在下面，學小羊在母親的腹下飲乳。

陰 影 下

我們鑽進透明的羊毛床布之下，她和我；
且我們頭兒傍着，燈兒在我們之布上發
亮。

以是我看見我們可愛的身軀在神秘的光影下。我們彼此靠得更近了，更自由了，更親密了，更裸露了。“同穿一內衣了”她說。

我們把髮兒捲起，因為更裸露之故，在床上小小的空氣中，兩個婦人的芬香上騰如兩個天然的香爐。

世界上沒有什麼會看見了我們，即夜間的燈兒亦然。我們中間誰是相思的，惟我與她纔能說。但男子是永不能知道的。

睡 者

她散着髮睡了，手兒攏在頸後。她做些夢
麼？她脣兒開張着微微地呼吸。

我以一些白 Cygne 油拭她但致使她醒
覺的，臂上的汗，頰上的炎熱。她的眉毛真
是兩朵藍花啊。

輕輕地我起身來取水，抽乳，并向隣家乞
火，我要在她未醒之前捲好髮穿好衣的。

深睡還長在她美麗的睫毛之間，并因好
夢之故，繼續她快樂之夜。

接 吻

我從頭至尾吻着你頸後的長而黑之翼，
啊溫和的小鳥，受牢的白鴿，你的心是在
我手下跳着！

我把你的脣狂吻，如嬰孩吸着母親的乳
一樣，戰慄了！……因為接吻是能深入及
滿足愛情的。

我以舌兒滿舐你的兩臂，及你頸的四周，
我并轉過你怕癢的一角，用指去摸撫他。

在你耳裏可聽到一切海的聲響……
Mnasidikai 你的視線，真使我害怕。我吻你
時是要把你如脣一般熱的眼蓋，合攏來
的。

過度的鍾愛

你不要梳頭，恐怕鐵兒太熱而燒及**你的**
髮或後頸。你其任他散亂在肩上及**臂邊。**

你不要穿衣，恐怕帶兒束壞你的腰，**你可**
如小女般一絲不掛。

且你不要起來，恐怕你輕盈的足因**行走**
而傷損。你其休息在床上，啊，Eros之**受害**
者，我將紉住你的傷痕。

因為我除喜歡是你身上因久吻而成之
痕，指甲抓過之跡，及擁抱過的紫紋外，**不**
欲在你身上再見其他痕跡。

銷魂的擁抱

你當不是以微笑,花香,笙管而愛我,當愛我以心及眼淚,如我愛你以胸膀及呻吟一樣。

當你乳兒徘徊在我的乳兒時,當我感覺到你的生命接觸我的生命時,當你的膝兒長跪在我後面時,那時我的嘴,竟不知去聚合你的了。

其抱我如同我擁抱你一樣!看,燈兒正熄了,我們輾轉在夜裏;我緊壓你活潑之身,我聽到你永續的嗟怨……

呻吟!呻吟!呻吟!啊婦人, Eros 神納我們於痛苦之中。你下產自己情愛之痛苦,恐比在此床上生育小孩還厲害。

心

喘着氣，我緊壓她在我微濕的左乳邊。我頭兒俄而轉左，俄而轉右，舌兒蠕動着無言。

我的心狂亂急促而強硬地拍着拍，我的胸如同被囚的人羊神在衝撞，俯伏在皮囊之下。她說：“你的心拍不使你難過麼……”

“啊 Mnasidika，我答道，這不是婦人之心。這是一個可憐的小鳥，一個白鴿撥動他孱弱的羽翼。婦人的心是更可怕的。

“如同 Myrte 草的小籬，在紅火之焰，及富饒的浮沫都可燃燒。就是這點，我覺得爲貪食的 Aphrodite 神咬傷了。”

夜間的話言

我們闔眼休憩着，我們環近是無限沈寂。啊，不可言說的夏夜！她以為我睡了，放手在我的臂上。

她呢喃着：“Bilitis你睡了。”我心兒狂跳沒有回答，他并均勻地呼吸，如臥在夢中的婦人。以是她開始申說了。

“橫豎你聽不到的，啊，我愛你。”她重說着我的名字：“Bilitis…… Bilitis……”她戰慄着以指頭撫我說：

“她是屬我的，這個口僅屬我一人的！世界上還存比她這個更美麗的麼？啊我的幸福，我的幸福！這個裸臂，後頸，及頭髮都是屬我的……”

別 離

她出去了，她遠去了，但我仍是看見她的，因為此房裏滿是她，一切爲她所有，我亦是隸屬她的。

這個微溫的床，我盡情狂吻，那裏尚有她身體眠時的模樣。在這溫軟的枕邊，她多髮的頭，是睡過的。

這浴盆是她洗過，這梳兒是深入過她的亂髮的，這睡鞋是她跣足穿過的，這個乳襖是藏過她的乳房的。

但我不敢接摸的是這塊鏡兒，她在那裏照過她新熱的傷痕，或者她濕唇的反影尚在。

愛 情

噫！如我想念到她時，我的喉嚨是乾枯的，頭兒下垂，我的乳變爲硬塊，而使我難過，我戰慄，我一面哭，一面行。

如我看見她，我的心就停跳，我的手顫動，我的足冰冷，一層火般的熱在我兩頰，我的火陽穴痛苦地打拍。

如我接近她的肌膚我就成爲瘋狂，我的手臂因之生強，我的兩膝不自支，我在他面前倒下，我臥着如將死的婦人。

她對我無論說什麼，我都覺得是傷殘。她的愛情是痛苦，路人都可聽到我的充怨……噫！我何能呼她爲“最親愛的”。

澄 清

你,現在解去你的小帶,釦鈕及外衫,直卸到足上的革履,直到你腳上的帶兒,及胸前胸襟。

洗去你眉邊的黑,脣邊的紅,拭去你肩上的白,及以水洗直你的捲髮。

因為我要你一體澄潔,如同初生在床上一樣,在你豐滿的母親之足下,在你光榮的父親的面前。

如此其貞潔的,把我的手放在你白的手裏,就使你直漲紅到口邊;在你耳下微說一句,就使你發狂的眼旋轉。

Mnasidika 的抱搖

我的小孩,我比你所大無幾,我愛你不是像一個情婦,但像你是從我勤勞的腑臟內出來的。

當你祖臥在我的膝上,你虛弱的兩手圍着我,你張着口找尋我的乳房,以是我的乳頭慢伸進你欣躍的口裏。

然後我夢見往昔,我真乳養過這秀麗的日,柔軟而清潔,這個紫色的古瓶,神秘地藏着 Bilitis 的幸福。

睡罷,我一手搖你在我忽起忽落的膝上,這樣睡罷。我將唱使新生的孩子都能安睡的哀歌給你聽……

海邊歎步

我們曾在平沙上走過，彼此無言，并以羊毛衣裹住我們的頸際，許多歡欣的女郎走過。

“啊這是 Bilitis 和 Mnasidika！看，我們捉到的松鼠；他是如小鳥兒般溫馴如兔兒般懼怯。

在 Lydé 那裏，我們裝他在籠裏，給他以牛奶及生菜葉。那是女性并能長生的”。

這等少女疾步走過，我們彼此無言，我坐在巖石上，她在沙中，我們呆視着海景。

晚間火旁

嚴冬是可怕，Mnasidika。在我們睡床以外什麼都是冰冷。現在你起來罷因為我燃燒了死樹根及樹片。

我們蹲着取暖，裸着體髮兒在背，在同一杯內飲乳酪我們同食乳餅。

這個火燄是何等響亮而歡欣！你不會坐得太近麼？你的皮膚變紅了。容我在凡火炙過的皮膚上狂吻。

在細小的熱柴的中間我將燒鐵捲你的頭髮。以紅的木炭我將寫你的名字在牆上。

祈 禱

你要怎樣告訴我如必要時我可賣去我最後的珠飾，以使一個奴隸好償伺你眼睛的慾望及你唇邊之任何飢渴。

如你覺得我們的小羊之乳無味，我將對待小孩一樣，雇定一個強健的乳姆每晨哺你。

如你覺得我們的睡床太硬我將多買柔軟的枕兒，及一切絲的被蓋與握馬丟西商人的雀毛被布。

一切，你應該滿意我啊！如果我們睡在地上你應該覺得我的溫和，超過任何人的熱床啊。

眼 兒

Mnasidika 的大眼兒啊,你給我多少快樂
啊!當情愛染黑了你的眼蓋并愛你而使
你浸浴在眼淚中的時候。

但當你回過頭去看一個婦人走過,或一
個非我所有之印象時,使我多麼發瘋。

以是我的頰兒消瘦,我手兒戰慄而難過
…… 似乎我的生命,就在你眼前去了。

Mnasidika 的大眼兒啊,且莫停止耽視我!
不然,則以此針刺死你,你將無能再見可
怖之夜了。

粉 飾

一切,我的生命,世界,人類,凡不是她的,就是虛無,我可以通通送給你,行者啊。

她曾否知道我塗彩,擦香,梳髮,穿衣的工作,都是爲伊的眼福的。

如必要時,我願長此推磨,操槳,鋤泥以挽住她在這裏。

但她從不學習這點,天使監察我們。將來她知道我是愛她時,她就要另尋所歡了。

Mnasidika 的靜寂

她終日嘻笑，她直是譏諷我，在幾個不識之婦人之前，她不服從我。

當我們回來時，我故意不與她談說，以是她驟抱着我的頸說：“你懷了麼？”我說：

“啊你不如往昔了，不如第一日了，我不認得你了，Mnasidika。”她終不出聲。

但她戴上所有許久不曾動的珠飾，及我們初次逢見的黃色綉藍的新衣。

一 齣

“你去那裏來？——在賣花商那裏。我買了美麗伊利史花，這些就是送給你的。——要如許的時間去買四枝花麼？——因花商留住我。

——你的頰兒灰白，眼兒光耀，——這是道上的疲倦，——你的髮是濕而且亂，——這是熱氣，這是風吹散的。

——有人解了你的腰帶，我自己同你結的比這個寬得多。——因為太寬而自解了，過路的一個奴隸，代我再結的。

——有一條痕跡在你衫上，——是花上下壓的水——Mnasidika，我的小靈魂，你的伊利史花，是 Mytiléne 最美的。——我知道，我知道。”

等 候

太陽在死者那裏過了一夜，自從我等候你，坐在床上，因為伺候而疲乏了。無油的燈，亦燃是最終了。

她大概不回來了，這是最後的星兒了，我知道她不回來了，我且知道我所憎人的名字，然而我仍等候着。

她現在來了！是她來了，髮兒散亂而無花，衫上有污穢，斑點，縐紋，舌兒乾燥，眼皮深黑！

她一開了門，我就會說……但現在，她在了……我所觸的是她的衫，她的手，她的髮，她的皮膚！我銷魂地抱吻着，而哭泣。

孤 寂

我現飾紅了脣，是爲誰？擦光指甲是爲誰？
灑香頭髮是爲誰？

我飾紅兩乳爲誰，假如不應再引誘她？我
以牛乳洗手爲誰，假如不能再擁抱她！

我如何能睡去？我如何能臥眠？今夜我手
在床頭，終未找到她溫暖的手。

我不敢再回去了，房裏是有可怕的空洞，
我不敢再開那門。我并且連眼兒都不敢
開了。

書 札

這是絕對不可能，不可能。我屈膝懇求你流着淚，流着我所有爲這信而哭的淚。不要就這樣拋棄我罷。

你其想想，把你第二次永遠失去，是何等可怖，況在有了希望重征服你的狂喜之後，啊我的情愛！你不能覺得我愛你到如何程度麼！

聽，答應再見我一次。你可以明日斜陽的時候在門邊相候麼？明日或後日，我前來帶你。定不好拒絕這個。

或者最後一次罷，不管，只要再這一次，再這一次！我求你我向你呼號，且想像到你的允許是關係我的餘年的。

引 誘

你是妒忌我們的，Gyinnu，過於狂熱的女子，你掛了多少花束在我們的門上！你在小道中等候我們，在大道中尋隨我們。

現在你實現所願了，展臥在情愛之場，頭兒靠在另有婦人之氣味的枕上。你比她長大些，你不同的身軀使我驚異了。

看呀，我終於遜讓了你。是的，是我，你可以玩我的乳撫摸我的腹，開展我的膝門，我體之全部都可交給你不倦之唇。——吁嗟！

啊Gyinnu！因為情愛我始眼潮四湧，其拭之以你的髮，但不可吻牠，我的愛；且行近些，而緊抱我一點，好藉以制定我的戰慄。

勉 力

再一次！既夠嘆息與伸臂了！再來罷！你以為愛情不外是一放棄麼？Gyrinno，這是一件工作，比什麼都還艱難。

醒來！你不應入睡了！與我有什麼關係，如你眼皮藍了，你銷瘦的腿兒作痛。Astarte，在我乳房沸騰了。

我們是在黃昏之前入眠的，現在既經黎明了；但我並不因此小故而疲倦。我非至第二宵時不睡了。

我不再睡了；你亦不應睡罷！啊清晨之味是如此其苦！Gyrinno 其珍愛牠，那親吻是最難熬。但是較緩慢而奇拔。

給 Gyri no

不要相信我愛過你。我食你如食已熟的
無花果，飲你如同暖水，我纏你在我左右
如同一根皮帶。

我把你的身軀遊戲，因為你有短髮，有尖
鋒的乳在你瘦削之身上，兩個黑的乳頭
如一對小果。

需要一婦人，如同需要清水鮮菓一樣，但
我既不識你的名了。你在我臂裏，如同別
一個所歡的影兒走過。

在你肉與我肉中間有過一個熱烈的夢。
我緊抱着你，如在傷痕上，并狂呼 Mnasidi-
ka! Mnasidika! Mnasidika!

最後的嘗試

“老婦，你要怎樣？——我來勸慰你。——這用不着罷，——人們說自從你決裂之後，你是見一個愛一個，而尚未尋到已失與平和。我現在來介紹你一個人。

——你說來。——那是一個生在Sardes的奴隸，世界上是無人可以比匹的，因為她同時是男子與婦人，雖然有她的胸膀長髮及眩惑人的嬌音。

——她幾歲？——十六。——什麼身材？——高大。她在此人地生疎，Psappa鍾情了她，想以二十 Mines 買去了。如你贊美她，就是你的。——我用來做什麼？

現在已二十二夜我想擺脫這印象，但終於無效……或者我再收留這個罷，但須先通知那小可憐的，不要驚駭，如我痛哭在她懷抱裏。”

傷心的印象

我記得……（目中的那一·時候她不是浮現在我眼底）我記得她急住以她纖細而灰白的指頭擊她的長髮。

我記得有一夜，她靠在我乳頭上過了一夜，那個幸福使我不能入睡，到了翌日，她有兩個圓乳頭的痕跡在頰上。

我看見她捧着牛乳杯含笑睨我，我看見她飾好粉，梳好頭，佇立在大鏡之前，輕以纖指拂唇邊的紅。

尤其使我永續失望而難過的，就是我知道她怎樣一次一次的頹唐在他的懷抱裏，別人怎樣要求，她怎樣答應。

給 蠟 人

蠟人啊，她用以紀念童年的可愛之玩具，
她現在遺棄了你，如同遺棄了做過你的
父親或母親的我一樣。

她親吻的緊貼，使你頰兒褪了色，左手斷
了一指使她流了多少淚。你穿的小衣是
她親手刺繡的。

你既識得字了，但你還沒斷乳，晚間她掀
衣抱你吸乳，她說“可以使你不再哭”。

媛媛啊，如我想見她，我可把你獻給Aphro-
dita，作我最愛的投贈。但我寧當她是完
全死了。

哀 歌

唱一闕悲哀的歌罷Mytiléne的詩神唱罷！
大地是陰黑到如喪服一樣，黃色的樹顫
動着如既剪的頭髮。

Heraïos！啊愁慘而溫和的時光！木葉如雪
片般下墜，日光深照在鮮明的林間……
我所能聽到的惟有靜寂。

現在他們把年老的Pittakos人葬了。我所
認得的真死去不少，即還在的我亦當她
既不在了。

這是我第十次眼見秋天死在這平原上。
亦是我應該消失的時候了，Mytiléne的詩
神，隨我哭泣啊。

在失符 (Chypre) 島的小詩

給 Astarté 神的頌歌

無盡藏,不可污,有創造性的慈母,最初生的,自己生長,自己受孕,獨自發源享受,啊 Astarté!

啊,永續地豐饒着,啊貞女及一切事物的養料,貞潔,淫蕩,澄清,享樂,不可言說,夜色,溫柔,火的靈感,海的浮沫!

你祕密地調和恩惠,你聯結你愛,你用雜種之野獸的意志,接合所有之異性在長林裏。

啊不可抵抗之 Astarté,聽我,領我,取我,啊 Lune (月經) 每年十三次擢我身內之血!

夜的頌歌

樹的黑影不會比山岡搖動些，羣星充斥
着無涯的天空。一陣熱氣嫵媚地掠過我
的眼兒，如人氣一樣。

啊夜兒產生上帝！你在我唇邊何等溫和
在髮上何等熱，你今夜投進我懷，我身體
覺得你的全個春情！

所有將開放的花都將由我而生長。嘶嘶
的風是我的呼吸。走過的香氣是我的意
慾。一切星顆都在我的眼內。

你的聲，是海的鬧音抑平原的靜寂？你的
聲我不懂，但牠打擊我的頭及腳，及使我
眼淚濺滿兩手。

蕩婦 (Menades)

在臨海的長林裏蕩婦們喜躍着，有狂熱之乳的 Ma khalê，怒喊着，圍住有楓葉之鮮紅的 Phallos 神。

一概，帶着葡萄葉之花冠，疾跳狂呼，響鈴在手中亂噪，以木桿敲破了響鼓之皮。

髮束透濕了，腳根活動着，乳兒變紅而雜亂，頰際流汗，口角流涎，啊 Dionysos，她們現在把你賜她們的愛情歸還你了！

海風復將 Héliokomis 的金髮吹向天空，飛舞着如火炬之端的烈焰。

Kypris 的海

在最高的海角上我伏臥着。海是如紫蘭花場般黑，乳酪則因神聖乳頭而流注不息了。

無數的Ménades在環我的破花中睡了。長草紛雜在我髮間。俄而目光已在東邊的水上升浮了。

這是 Aphrodita 白色之軀出現時同樣的波濤涯岸罷……我驟然掩眼在掌裏。

我看見水中無數之光的小脣顫動着：這是澄潔的性或 Kypris Philommédès 的微笑。

Astarté 的尼姑

Astarté 的尼姑用情於月的東升；以是她們重復起來洗浴在廣大的銀白之石盆裏。

她們以曲着之指頭梳其散髮，她們紫色的手混雜在黑色之鈕裏，如同珊瑚之枝在搖蕩的黑海中。

她們是從不落髮的，以便天使的三角印，作記號在她們腹上如廟宇一樣，但她們以筆塗抹并撒深深的芳香。

Astarté 的尼姑用情於月的下降，以是在鋪毯的金燈高照的室裏她們偶然的臥下了。

神 祕

在姪娠裏有三次神祕,其時男人是不能侵入的,啊夜間的 Astarté 世界之母,上帝之生命的泉源我們慶祝過你啊!

我的洩露一些事情,但以可能洩露的爲限。在帶着花圈的 Phallos 神之四周,百二十個婦人搖曳着疾喊。領導的是穿着男衣其她則穿長褂。

香粉的烟,火炬的烟,在我們中間如流雲般蕩着,我流着熱淚。一概在 Berleia 的脚下我們仰背的躺下。結果,當宗教的勾當成就時,當紫色的 Phallos 爲人投入“三角聯合”時然後神祕開始了,但我不多贅了。

埃及的妓女

我與 Plango 到埃及之妓女那裏去，在舊邑的前頭。她有古的泥瓶，銅的托盤黃的蓆，她在那裏無力地蹲踞着。

她們的室內是靜寂，無角無隅，許多藍的相續的石灰藏把柱頭與牆脚均磨平了。

她們坐着不動，兩手放在膝間，當她們打開湯盆，便呢喃着：“幸運，”當人們感謝他，便說：“沾你的恩。”

她們知道希臘語的，但故意說得不好，以硬用她們的語言來言譏笑我們；但我們一句一句的說着Lydie方言，他們就擔心了。

我唱我的生活與肉體

當然，我不唱那些有名的情婦，當她們不在了，何必再去讀他們？我不是有點像他們麼？我不是太夢想及自己麼？

我將忘記你，Pasiphaë，雖然你有特殊的熱情。我不因天使中之驕子白臂腕的Hélénè而羨慕你，抑羨慕Syrinx與Byblis！

如有些人痛苦，我只稍微感到，如有些人鍾情，我當更愛他。我唱我的生活與肉體，不是唱一對既埋的情人的無聊之陰影。

在臥着罷，我的身軀，任你性的使命罷！享受你每日的快樂及無明日之熱情罷。無使放下一無名的欣慰在你死日的懊悔裏

香 料

我全身塗香以引誘情夫在銀色的浴盆裏，我將澆些 Tarsos 的松香油及埃及的墨托蓬油在腳上。

在手臂上塗些捲的薄荷，我的睫毛及眼塗些 Kos 的‘嬌冶郎’ Marjolaine 油，奴隸，且拆散我的髮浴以香木的烟。

這是 Kypre 山的 Oinanthê 油，我把他流在兩乳的中間；尚有 Phasêlis 來的玫瑰汁，以香我後頸及兩頰。

現在我的腰間流着那難受的 Bakkaris 水了。一個妓女寧願知道 Lydie 的香料，不願知道 Péloponnèse 的風俗。

談 話

“早安。—— 早安罷。—— 你忙麼？—— 或者比你所想像的好些。—— 你是美女啊—— 或者比你所相信的美些。

—— 什麼是你的美名？—— 我不如此容易告訴你。—— 你今晚有了人麼？—— 有愛我的一個—— 你怎麼去愛他？—— 隨他所欲。

—— 我們一齊晚餐罷。—— 如你以為必要。但你給我什麼？—— 這個。—— 五個督拉審麼？(drachmes)？那是我的奴隸要的。但我呢？—— 隨你說。—— 一百罷。

—— 你住在那裏？—— 在那藍屋裏。—— 什麼時候你要我遣人去領你？—— 如你要可在即刻。—— 即刻。—— 前行罷。”

撕破的玫瑰

啊啦！兩個天使的中間，誰是無恐的踐踏了我衣裳？——多情的。——愚笨的，——我太拙了，原諒罷。

——蠢才！我的黃裳後幅全撕破了，如我這樣在路上行去，人將當我爲侍候反逆的 Kypris 之貧女。

——~~不停步麼？——我以爲他仍同我說什麼！——你如此憤懷地離開我麼？……你不回答麼，啊！我不敢再說了。~~

——我定要回家去換這件衣裳。——我不能跟你去麼？——你的父親是誰？——他是 Nikias 的富人。——你有美麗之眼，我宥你了。

珠 寶

一個金船的透明之冕，圍住我白皙而窄之前額。五個小金帶繞在我兩頰與下顎之間，牠們是用兩隻鐵鈎掛在髮上的。

在我 Tris 將羨慕的臂上，十三個手鐲層疊着，牠們是何等重寶啊！但這等東西是軍械，我知道有一個人會受困的。

我真是全身爲金器鋪蓋滿了。我胸前有兩塊金的乳襖。就是神仙的圖畫亦沒有我這般豐富。

在厚衣上我帶了鑲銀的帶，上邊你可看到一首詩：“其永遠的愛我，假如我一日騙你三次，亦無須憤怒啊。”

無所可否

一自他進我的門，無論怎樣的人，（這有什麼關係）我對下奴說：“看，什麼一個美男子啊，妓女多是快樂的。”

我叫他爲 Adónis, Arès 或 Heraklès, 隨他的外貌而定，如他的頭髮是銀色，我就叫他爲海上老翁，啊青春多麼孟浪啊。

我說“啊我明日是無錢給我花商及銀具商的賬，但我喜歡說：我不要你的金子！我是你多情的女僕！”

以是當他重從肩下抱我時，我看見一個海上的舟子走過，如我透明眼皮中之月夜的天使出現。

清 水 池

“池中的清水，不動的鏡兒，告訴我我的美麗。——Bilites，無論你是Téthys 抑Amp-hritrité，你都是美的，知道嗎？”

“你的面龐斜依在你厚髮之下；且因花與香而更豐滿。你軟滑的眼皮僅開着一半，你的腰肢是因愛情之動作而疲乏的。

“你的因乳房之重而疲乏的身體，滿是指甲之傷，及吻傷之痕。你的臂兒是因擁抱而紅了，你皮膚的每個線痕都是被愛的。

——盆間的清水，其以你休止的清涼，容納這疲倦的我，洗去我頰邊的胭脂腹上的汗及夜來的印象。”

性 慾

在白色的廊下，夜間，他們任我們銷魂在玫瑰中。熱的汗，如眼淚一般從我們的腋間流到乳房。沈重的性慾染赤我們倒後之頭。

四個回來的白鴿洗浴在四個香盆，靜靜的飛翔在我們之上，從牠們的羽翼到裸露的婦人間流着香的點滴。我浸潤在伊麗斯花的香叢中。

啊困頓！我安放我的頰在以我的微濕之髮裹着的女人之腹上，她塗了撒夫郎（Safran）香的皮膚，燻醉我張着的口，她闔她的大腿在我頸後。

我睡着，但憔悴的夢擾醒了我：lynx 鳥狂叫在遠方。我帶戰慄的咳嗽。一個疲弱如花的手慢慢的在空手擎起向着月亮去。

旅 舍

旅舍主人啊我們是四個。給我們一房兩床。現在回城去是太遲了，且山雨泥濘了歸路。

拿一筐無花果黑酒及奶餅來。但先脫去我的革履，因為泥糊使我足部發癢。

你使人拿兩盆水在房裏，及一燈火，一Kratêr及Kylîx。你還整掃被蓋及坐褥。

但床要堅固的楓木做的，及不會震響的！明日你不應喚醒我們。

僕 從

四個奴隸守我的屋，兩個魁梧的忒拉斯 (Thracés) 在門邊。有西西利的廚女，溫和而啞的弗利祭 (Phrygié) 女僕掃除我的床。

那兩個忒拉斯是一對美男子，他們手裏有一枝以驅窮的情夫，及一個鐵錘以掛人們所送給我的花圈。

那個西西利人是難得的廚女；我月給她十二個米納 (Mines)。無人知道他怎樣的製煎餅及罌粟糕的。

那弗利祭人給我洗浴，梳粧，拔髮。她晨間睡在我房裏，每月必有三夜她去代我應接情夫的。

洗 浴

孩子,看好這門,勿任行人進來,因為我與六個美腕的少女私私的洗浴在溫水池裏。

我們只欲嬉笑游泳,任情人在道途等候。我們坐在石緣之旁,浸腳在水裏,以小骨為遊戲。

我們亦玩些皮毬,不任情人進來;我們的毛髮是太濕了,頸際起了些鷄皮痕,指頭變成生硬了。

而且,若有人當我們裸體時進來,他以後必懊悔的! Bilites 不是一個 Athêna,她是有一定時候出現及會徵罰過銳之眼的。

給我的乳房

開着花的肉,啊我的乳房!你是何等富於肉慾啊!我的乳房在手裏,何以你有這種疲乏,與疲乏的熱氣及新鮮的芳香!

往昔,你是如大理石像之胸般冰冷,無知覺的大理石般硬。自從你屈撓了,我更加鍾愛你,你被愛者啊。

你的外形光滑而飽滿是我赤色之軀的榮譽。無論我因你在金的髮網下,抑我全裸着體交給你,都是因你先我而有光輝的緣故。

其於此夜盡情享樂。如果我的指頭新發現了摸撫之術只有你明朝能知道;這一夜是 Bilitis 給錢與 Bilitis 的。

Mydzouris

Mydzouris, 小穢物, 不要哭罷。你是我的女友。如這些婦人再污辱你, 我將與你抗議。到我懷裏來, 拭乾你的眼淚。

是的, 我知道你是無教育的女子, 你的母親早年就使你冒一切險, 所以你只是百無一成除却美麗之外。

妙齡少女之口無論如何是澄潔的, 一個老婦之唇, 雖然處女, 亦是卑鄙的因為唯一凌辱是衰老, 我們只因皺紋而凋謝。

Mydzouris, 我羨慕你清白的眼, 你勇敢而不貞的名, 你帶笑的聲及輕盈的身體, 來我家裏, 你將為我的助手, 當我們出去婦人們將與你為禮。

Bilitis 的勝利

盛會裏的人載着我，Bilitis，裸體的在螺殼的車上那裏晚間有許多奴隸鋪滿無數玫瑰。

我是臥着，手靠在頸後，惟有我的脚穿着金，我身體疲靡地躺着在有我冷髮及清新的花片鋪着的床上。

十二個插翼的小孩侍候我如天使一樣，一個爲我扶着涼傘，一個爲我撒佈芳香，或者焚些香木。

在我的四周我聽到羣衆的擠擁之音，至於慾望的氣息飛舞在我的裸體上，在香烟釀成的藍霧中。

長林之神

啊，可崇拜之 Priapos，長林之神，我曾把你印在我浴盆的石上，這不是無故的，菓園的看守者，你現在是看守妓女了。

神啊，我們不曾因為要犧牲我們的貞操而買你。凡既失了的，無論如何都不能補救，Pallas的熱心者亦不走Amathonter的路了。

不，你往昔是守護林木之長髮的，灌好之花成熟之菓的，所以我們纔選擇到你。

現在且保守我們棕色的頭，如鶯粟般開着的脣，紫羅蘭般的眼，保守我們如菓屬般硬的乳房，及給我們像你般的情夫。

繫鈴的舞女

你繫着響鈴在你輕盈的手上, Myrrhinion, 我的愛, 你恰好裸體在輕衣之下, 你伸興奮之腰。你是美麗! 臂兒在空, 腰兒灣着, 乳兒緋紅!

你開始跳了: 一脚在前, 一脚在後站着; 遲疑, 慢慢的滑去。你身體如肩巾般摺着, 你摸撫你戰慄的皮膚, 慾火是浸潤着你銷魂的長眼。

忽而, 你亂敲你的舞鈴! 變向你站着的足, 搖你的腰, 伸你的足, 手兒打拍似號召繞着你旋轉之軀的一切慾望。

我們, 喧嚷地鼓掌, 無論你挾肩諂笑, 顫動你有拘戀性的及多筋肉之身, 抑如波濤般幾乎下臥着, 和合在你印象的音節裏。

女 樂 人

Mélixô, 緊捏住兩腳,身兒微傾,手兒向前,你弄雙笛於你有酒漬的唇間,你弄笛在我臥房之上,那時Téléas尚緊抱着我。

我不是太不留意麼,我賃了一個少女以消遣自己勞作的時間,我裸體顯露在情夫的好奇之眼下,我不是太卑鄙了麼?

不, Mélixô, 小樂人,你是忠實的朋友。昨日我因一個愛情而失望時要你換一根笛子你沒有推却。你是有把握的。

我知道你想些什沒。你是在等候這個過度而殘酷地使你興奮之夜的完結,及到了早晨,你遂與朋友 Psyllos 在道中亂跑,跑向你陷落的臥床裏去。

暖 帶

“你以為你不再愛我了，Téléa，自一月以來你在檯上過夜，似乎菓，酒，蜜糖可以使你忘却我的吻。你以為你不再愛我了，可憐的瘋子。”

這樣說了，我把微濕之帶解下，纏在他的頭上，這帶尚滿是我腹上的熱氣，及皮膚深處流出的香味。

他嗅了良久，把眼兒閉下，然後我覺得他再有心向我，我明白地見他的慾念，這是不能隱藏的，但詭詐的我故意拒絕。

“不，我的朋友。今晚，Lysippos是屬我的！”以是我聽到她走開：“啊菓屬蔬菜的饕餮者，Bilitis的小園僅有一無花菓，但他是美味的。”

給幸福的丈夫

我羨慕你, Agorakrités, 有這麼勤敏的婦人, 她自己檢點馬房, 晨間她不去‘相愛’, 而去給牲羣飲食。

你享樂啊, 你說, 別人無非是醉夢卑鄙的肉慾, 徹夜不眠, 日間酣睡, 還要在奸夫那裏作些罪惡的滿足。

是啊, 你妻儘是在槽下工作。聽說她還萬分溫愛你的小驢, 啊美麗的畜牲他有一小黑癩在眼邊。

聽說她在他蹄間遊戲, 在他灰色的腹下……但這是謗語罷。Agorakrités, 如你的靈魂使她中意, 是因你的眼睛使她連想到驢子的。

給迷惑者

婦人的愛情是顯象界最可貴的東西,且
你當這樣想, Kléôn, 如你果有慾的靈魂;
但你儘夢想虛榮。

你消耗良夜去親密毀謗我們的潑婦,看
呀,他們多麼醜惡!其將他們的圓顛比我
們的豐髮;在他們胸間,找得出我們的白
乳房麼?

以她們狹窄的肋膀相較始知我們的腰
兒是豐滿。其告訴我這如不是他們所藉
以釀成性慾的人類的櫻脣?

你病了罷,啊 Kléôn, 但是婦人可使你痊
愈。其往年青的Satyra家裏,她是鄰人Gorgô
的女孩,她的臀部是日光下的玫瑰,她不
會拒絕你她所愛的遊戲。

密 切

啊, Bilitis, 你問我何以我成了蕩婦啊, 有那一個女樂人不是如此? 我貧寒我沒有牀席, 我睡在耍我者的家裏, 我以我所有謝他。

少小時我們就裸體跳舞, 親愛的, 你知道是什麼舞蹈的: Aphrodites 所愛的十二個舞蹈。我們彼此相顧, 我們比較裸露的身體, 我們覺得美麗。

在長夜中我們因為旁觀者的快樂而情熱; 我們的熱情不是虛假的, 我們覺到有時門後同事中的一人, 推引一個鄰人進來。

我們何以能愛魯莽對待我們的男人? 他們當少女時攬我們去, 而於未快樂之前捨棄了。你, 你是婦人, 你知道我的意思罷, 你且將其拿去, 如拿給自己一樣。

定 聘

“老婦啊，聽，我有三日的大宴，我要些歡樂的消遣，你賃給我一切少女，你有幾位她們能做些什麼？”

——我有七個，三個能穿着輕衣作 Kor-dax 之舞，有光澤之腋的 Néphélê，將模倣白鴿之愛在粉紅色的乳房間。

一個穿綉裳的歌女將唱 Rhodes 之歌，伴以兩個有花圈纏在棕色之腳上的吹手。

——這樣好了。她們須將毛髮之美飾，從頭到腳灑以香液，并預備些新奇的遊戲，以便人的要求，去，命令她們，再見罷。”

Pasiphae 舞 式

兩個少年及妓女們在我屋裏淫蕩，所謂愛情真如酒般照耀。Damalis 因為慶祝她的名字，曾作 Pasiphae 之舞。

她在 Kition 那裏定做了兩個假面具，一個是母牛一個是野牛，她與 Kharmantidès。各戴其一。她有可怕的角及多毛的尾在後腿。

我帶來的婦人齊拿着花或火炬，我們自己狂號而旋轉，并時以髮尖摸撫 Damalis

她的呻吟，她的歌唱，及我們的腰舞，足足鬧了一夜。空室至今尚熱，我看着我紅了的膝，及 Khio 的衣端滿飾了玫瑰。

女技術家

當曙光混雜在微弱的火炬之上時，我帶了一個淫褻而伶俐的女技術家進來，她因寒而戰慄着。

其讚歎這少女，她有藍色的眼皮，短髮，尖奶，僅穿一薄帶襯以花帶，及黑枝的蝴蝶花。

讚歎她呀！她是何等敏捷，跳了許多技巧的圈子。她以竹環來遊戲，如草蟲般跳着滑着，室內的事物并無損害。

有時她把手與脚拱起成圓輪。或以兩脚朝空，膝兒開張，她這樣仰天的帶笑拱到地下。

花 舞

Anthis, Lydie 的舞女,有七幅輕紗圍了她。她展開黃色的輕紗,黑漆般的髮散亂着。粉紅色的輕紗滑在脣邊,白色的落下,恰可看見她的臂膀。

她將乳部的紅紗解開,她將肥豐的臀部之青紗撤去,她將肩部的藍紗放下,但她以最後一幅的透明紗壓着私處。

少年們懇求她,她微仰後的搖首。她奏笛子,起初聲音是微顫的以後是全鳴咽了。她跳着摘下身上的花朵。

唱道:“我的玫瑰在那裏!我芳芬的紫羅蘭在那裏!我香草之簇在那裏!啊這是我的紫羅蘭,你要麼!這是我的帶捲的芳草。”

劇 烈

不，你不够力罷，這怎麼行呢，Lamprias。如你聽過人是怎樣強姦 Parthénis 及知道她如何同他，我們大概將不能不請教她而快樂罷。

啊！盡些心呀，出些力呀。看：還少些。我僅稍爲抵抗，我不致求救於人，我亦不奮鬪，但我微微移動。可憐的朋友，還少些啊。

繼續啊，這個小遊戲真使我快樂。我敢決勝利。再來一個可憐的嘗試罷，或者可使我慢些知道你將熄的慾火。

劊子手，你幹什麼！畜牲！你折我的手腕了！這個膝頭將壓破我的肚了啊，現在去罷，使一個少女伏地流淚，是何等勝利啊。

詞

第一的給我一顆珠，這珠之代價，是一個有宮廟珍寶奴隸的城市。

第二的做給我許多詩，他說我的髮是晚間的天空，眼睛是黎明的深藍。

第三的是如此其美，致他母親每次吻他都不能無羞赦，他放手在我膝間，親吻在我的腳上。

你，你沒有告訴我一點事物，你沒有給我一些東西，你是貧乏你又非美麗，但所愛的還是你。

給情夫的忠告

如你欲見愛於婦人，啊少年朋友，無論如何都不要說出你要她，但每日都去見她，然後走開而復回來。

如她同你談說，你其無急促地多情。她將自己來就你，當她要自己供獻出來時，你就該及時行之。

當你把她翻倒在床上，勿專顧自己的快愉，一個多情之婦的手是戰慄而不撫愛的，其避免他們去動作。

你其不要休憩，延長你的親吻到停止呼吸。勿任她入睡，即使她求懇着，其多吻使她閉眼的身體的部分。

宴 友

Myromêris, Maskhalê, 我的朋友,來同我飲宴,因爲今日我是無情夫之約的,睡在比索思床上,我們談談心事罷。

你休息一夜是有益的,來我床上睡,即無梳洗裝飾,只穿一羊毛的輕衣好了,珠飾可放在箱裏去。

此地沒有人可強你跳舞,以羨慕你的腳及腰的重實之動作。沒有人要你神聖之舞式,以評判你是否多情。

而且我沒有吩咐要兩個技巧的女樂人,但我要兩鍋煎豆,及蜜糖的糕及炒肉圓,與我最後的Khios之酒。

青年妓女之墓

此地長眠着 Lydé, 小白鴿兒, 妓女中之最能嬉笑的, 遠過她們之好鬻鬻, 毛髮飛散, 有輕盈之舞及橙色之裳。

遠過她們之好飲, 頰邊的摩挲, 僅燈兒能看見的遊戲, 震蕩四肢的情愛。現在呢她不過是一陰影了。

但是當她未入墓之先, 他們好好的同她梳裝, 并臥在玫瑰花上; 卽蓋她的石塊亦浸滿了香水的。

神聖的地啊, 萬物之乳母, 溫愛地接受一切死者, 深睡在你臂腋間, 啊母親, 你且不使墳之四周叢生荆棘, 而滿佈着白的紫羅蘭。

小賣花人

Nais 對我說：昨天我在路上遇見一個捲髮的少女，持着一簍玫瑰在一羣少年之前。以下是我所聽到的他們的談話：

“買一些東西去呀。——少女，請告訴我們你賣的是什麼：你？你的花？抑一概出賣——如果你買完這些花，則你可以白得到我的。

——你的玫瑰值多少？——我要交給六個阿布爾(oboles)給母親，否則我將同狗一般遭打。——跟我們去，你可以有一篤拉審，(drachme)——等我去找我的姊妹來罷！”

以是兩個跟着他們去，朋友，她們連奶都還沒有，她們亦不笑，跟着去如正引去宰殺的小羊。

爭 論

啊, Aphrodita 的名義啊,你現在來了!滿頭是血!腐朽,發臭,乾枯,枯骨,笨拙!一無所長,惡豚!千萬不要圖遁,但再行近一些。

你看這水手的婦人,連肩上的衣服都不會安排,粉飾又不會,致假眉的墨水真從頰上流下來!

你是 Phoïrikie 人:與你同種的人睡罷。至於我,父親是希臘人:我於一切戴大邊帽的人都有權支配,如我高興則其他任何人都一樣對待。

其不要再停在我的路邊,否則我送你去 Hadès, 與 Kharôn 人用情。我將正真地說“泥土於你要輕些”以便野狗易於發掘些。

抑鬱

我寒顫了，夜涼如許，長林全濕了。爲什麼你帶我到此地來？難道我的大床不比這多瓦礫的潤膩的草地嗎？

我襯花的外衣將因之而有綠痕，我的頭髮將與細枝條相混，我的肘啊！你看我的肘兒滿是泥污了。

往昔我跟他就是到此林間……啊任我安靜些，我是多麼憂悶，今晚任我獨自低首無言，兩手掩目。

其實你不能稍等片刻嗎！我們如此相合，豈我們是兇獸一樣！任我罷。你不能開我的膝抑我的脣。卽我的眼亦不能開，因懼痛哭她遂長閉着。

小 Phanion

路人,你停一會罷,看看那個不是同你調眼色嗎。她是 Kás 的小 Phanion,她是配你愛她的。

看,她的縷頭髮如芹菜之葉,她的皮膚如小鳥之短羽。她是小而棕白,且巧言令色的。

如你要她,她不致要你所有的旅費,但給她一個 Drachme,或一對鞋就夠了。

你將見她屋裏有好床,鮮的菓屬,牛酪,美酒,如天氣寒冷,她有火供給你。

指 導

陌生人啊！如你要有長腿，興奮之腰，堅固之喉，緊抱之膝的婦人，則你到 Plangon 那裏去，她是我的朋友。

如你要找好笑的，有過胖之乳的，身材婀娜的，後臀豐美的，腰部窩曲的女子，則你到這路的轉角處，Spidhorodellis 是住在那裏。

但如喜歡長時間的安靜，在妓女的懷裏，及細嫩的皮膚，腹的溫暖，毛髮的香味，則你去找 Miltô，你一定滿足的。

勿太要求什麼愛情，只好利用她的經驗。當一個婦人裸着體，在夜間，或你有一百 Drachme 在手裏，則你要求什麼都可以，

販 婦 商

“誰呀？——我是販婦商，開門罷，Sóstrata，我將介紹給你兩個機會。先看這個，Anasyrtolis，行近來，除卸衣服。——她太胖一點。

這是美人啊。而且她可以舞 Kordax 之舞，并能唱八十首小曲，——轉過來，將臂舉起來，散你的髮，看你的腳，笑，可以了。

——現在這個來。——她太年輕！——不，她自前日起已十二歲了，且你無須再教導她了。脫去你的外衣。什麼？不，她瘦小呢。

——我只能給你一米尼 (Mine) 錢——第一的呢？——兩米尼半錢——兩個合爲三米尼罷？——好罷。——入去，梳洗，再見罷。”

陌 生 人

陌生人啊，無須向村頭再去。你只能在我家裏尋 美麗的少女。我的名字是 Sôstrata，是直到海邊都著名的。

你看這個，眼睛如草中般水的青。你不要嗎？還有這個，眼睛是如紫蘿蘭般黑，且有三尺長的頭髮。

我還有更好的。Xantô，展開你的輕衣。陌生人啊，她的乳如石子般硬，你試摸撫罷。她的腹有三條Kypris之縐紋，何等美麗啊。

我是從她姊姊處買來的，其實她尙未到用情的年歲的，但用天使的名義啊，你是貴冑啊。Phyllis 及 Xanhô，隨這勇士去罷！

Mnasidika 的印象

她們彼此蹈舞着，有一種快而飄渺的動作；她們似乎每要擁抱了但終於不曾接近，所接近者惟脣而已。

當她們跳着轉背時，她們互視着，頭兒微側，汗在舉起的臂上反光，黑髮遮在她們乳間。

委靡在她們的眼際，火氣在她們頰間，面部帶些莊嚴，這些是三個熱烈的歌兒，她們忽然觸過，并把身子灣到腰間。

忽然她們倒下去以結束她們的跳舞……
…… Mnasidika 的印象，啊你再顯現出來了，
除你親愛的景象之外我是無聊

幼年的母親

Myroméris 啊,不必相信做了母親之後,姿色會衰減的。看你現在衣下的身體不是一樣輕盈而有慾的溫柔嗎。

你的奶是兩朵覆着的花在胸前,他滋養着那新生命。你的肚皮是如呢絨在手中。

現在你惟有培養那一個晚間你戰慄着在一個不知名的路人處得來的小兒,啊其夢想他遼遠的命運。

這個僅能開張的眼兒,將來必有黑的脂粉,他僅消眉兒動作一下,就種下男人的歡樂與哀感。

不相識的人

他睡了，我並不設他。他使我恐怖啊，可是他滿身黃金，他入來時給了僕人四個franchises，我希望他會給我一個mine。

但是我吩咐了Phrygie女人，代我進牀去，他醉了，必以為那就是我了，我寧受一切刑戮，不願臥近此人之前。

吁，是我夢想Tauros之草場……我當時是一小處女……我胸部是輕便的，我如醉如夢的多情，而至於憎惡我既結婚的姊妹。

何以往昔我無法得到我今晚所拒絕的？如今我的乳房豐滿了，且在我已顛倒的心，Eros因疲乏而倒睡了。

誘 惑

我醒來……他是走了嗎！他留下些東西！不：兩個空瓶及污損了的花。一概地毯都滿是酒痕。

我盹過了，但我仍是昏醉……我與誰進來的？可是我們是登過床來的，床上尙是汗漬呀。

或者他們是數人罷；牀是如此錯亂。我不記憶了……但可以看見的！那是 Phrygie 女人她尙在門邊臥着。

我以腳蹴她的胸部：“畜牲你不能……”我是聲啞幾不能說話了。

最後的情夫

孩子,不要空過此間啊,我在夜間是尙美麗的;你可以知道我的秋天比他人的春天還溫暖。

不要去求處女的愛情,愛情是一不易的藝術,許多少女是尙無把握,我終身學習着以給最後的情夫。

最後的情夫,或者就是你啊,這是我的使一民衆失慾的嘴,這是我的髮,仍是Rasapla一世所唱的髮啊。

我因你恩惠之故,而收拾我青春所遺留的一切,我任印象自己去焚燒,我給你Lykas的簫和Muasidika的腰帶罷。

白 鴿

我美麗得久了；終有一天我失去婦人之模樣，然後我將認識傷心的印象，寂寞中如火的慾求，及淚下沾襟。

如生命是夢幻，又何苦強求？現在我一夜需要三四次情的快愉，當我的腰圍憔悴了，我便隨處倒睡。

當我晨間醒來時，髮端尚覺戰慄，忽有一個白鴿在我窗內；我問牠我們是什麼月了。她說：“是婦人鍾情的時候了。”

啊！任他什麼歲月，白鴿說的是真實的，Kypris！我伸臂抱着我的情夫，戰慄着伸我麻木之腳到牀下。

晨間的雨

夜消失了，星兒慢慢隱去，啊，這是最後的
妓女同她情夫歸來，我呢，在晨雨中寫這
個詩在沙中。

林葉全掛滿雨珠，小道間的細流擁着沙
泥與死葉流着，雨點在我歌兒上滴成小
隙。

啊！我在此何等悲哀而孤寂！少年的不看
我了，老些的忘記我了。好罷！他們及他的
孩子的孩子可拜讀我的詩的。

當兩頰深瘦的時候即 Myrtalê 或 Thais 或
Glikera 亦低首無言的。如有愛我者在則
惟有同讀此詩了。

真 真 死

Aphrodita! 可憐的天使,你想我美髮之青春在幾日之間燦爛。無如我全然死了!

我獨攬鏡自窺,我沒有笑亦沒有眼淚了!
啊Mnasidika, 所愛之面龐,我幾不敢相信是自己的了!

真一切都完了嗎!我八年來沒有受過五次,我自覺是昨日生長的,我現在已要說此後無愛情的了。

我把髮兒剪下,捲在腰間并獻給你,永遠的Kypris! 我將仍永久景仰你,不過這是虔敬的Bilitis最後之詩了。

Bilitis 之 墓

墓 誌 一

海之泉源所由來，及河流滿載巖石與死
葉的地方，就是我Bilitis所生長的故邦。

我的母親是 Phoinikie 人，我父是希臘人
名 Dumophylos。母親教我唱 Byblos，如黎
明般悲戚。

我在Kypre 顛倒過Astarté，在 Lesbos 認識了
Psappha。我唱我愛戀的生涯。路人啊，如我
如此生活是好的，則你告訴給你的女兒。

不必以黑羔羊來供獻我，只要一樽美酒
并緊壓她的乳房在我墓上足矣。

墓 誌 二

在Pamphylie的Tamasso的陰暗之Mélas河邊,就是我Damo hylos之女兒,Bilitis生長之鄉。你看我是遠離故邦而休息的。

自小我欲學得Adôn及Astarté之情愛,聖Syrac之神秘,及死與返向‘闔眼皮的她們’

雖然我是妓女又有什麼可恥?不是婦人的義務麼?陌生人啊,‘萬物之母’引導着我們,錯認是忽略的。

感謝你們所有駐足於此的,我祝你這樣的命運:你可以見愛,而不可去愛。再見,且記住,在你的晚年時,你會見過我的墓。

最後的墓誌

在桂葉之蔭玫瑰之枝下,我就在那裏臥着,我會歌咏的人,并能使親吻開花的!

我在 Nymphes 之地生長的,我在朋友之島上生活過,我死在 Kypris 的島上,所以我的名字是煊赫,在的墳上時得抹着油。

不須哭啊,你駐足的人:他們曾給我一個光榮的葬禮:哭我的人,都傷損了兩頰;他們把我的鏡及頸珠都入殮了。

如今,在淡白的日光蘭之草場上,我散着步,影兒無定的搖曳,我人間生活的印象就是我地下生活的快慰了。

一九二八年五月初版發行

◆ 古希臘戀歌 ◆

原 作 者 碧 麗 蒂

法 譯 者 貝 爾 魯 易

重 譯 者 李 金 髮

發 行 者 開 明 書 店

發行所 上海平蕩街 開明書店

〔實價大洋八角 外埠酌加寄費〕